



子產治之也宜于輕刑

晏嬰不食君食

春秋左傳卷十七 襄公盡二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無三

月巳巳杞伯匄卒五同盟夏邾畀我來奔無傳畀我是庶其之

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故書葬杞孝公無傳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及史異辭無義例陳侯之弟黃自楚

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直故為楚所納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入于曲沃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日復入入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兩事故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巳卯

門 伊 12  
第 665  
卷 9

三傳 卷十七

仲孫速卒。孟莊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者阿。

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之罪。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輕行掩其

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晉，不言遂者，間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

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鄰國闕。禮，諸

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陳侯如楚，朝。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

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慶使

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侯在楚而叛之，畏誅，故不敢自往。慶氏以陳叛。因

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

闕者微樂也，補正曰：鄰國之喪，豈猶微樂而况于益兄弟之喪乎。

**使慶樂往**

君屈建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楚莫敖。其板隊，遂殺樂人，故役人怒而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于

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

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車中。納

諸曲沃。欒盈，曲沃邑也。欒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守曲沃大夫。對

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

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

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孺子何如？孺子，樂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

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

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

獻子獻子，魏舒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

樂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徵。韓趙方睦。韓趙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

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

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

氏。悼子，知瑩之子，荀盈也。少年，十程鄭嬖於公。鄭亦

荀氏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樂王鮒侍坐

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且樂氏多怨，子為政

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

賞罰為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

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未人有王

鮒使宣子墨衰冒經，晉自散戰還，遂常墨衰二婦人輦以如

公。恐樂氏有內應，車之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

周禮大宰八柄  
取群臣曰爵曰  
生曰食曰置曰  
曰誅此八柄前  
祿予置生置也  
奪廢誅討也  
軍在賞曰討杜  
夫人為兄弟喪服  
大功布衰裳壯麻  
經冒經以經冒  
其首也宣子詐

故為婦人服而入

有臺觀備

者范鞅逆魏舒用王射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

隊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

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已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

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

閉者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

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欒氏乘公門

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用劍短兵極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遇欒樂

之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

中又注注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標或以戟

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魴

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

軍前鋒申驅成秩御莒怕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

附註標 當標 標 車所 也傳云蓋用劍 也亦通

者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

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

遂超乘跳上獻右撫劍左援帶劫命驅之出僕

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執其手賂之

以曲沃已恐不與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

其罪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

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

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乃出豹而閉之

開著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

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欒氏乘公門

也乘登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用劍短兵極敵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遇欒樂樂盈

之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

中又注法屬矢則乘槐本而覆樂樂車標或以戟

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樂魴

氏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

軍前鋒申驅成秩御莒怕申鮮虞之傳摯為右申驅

左傳卷十七

附註標  
其名而  
語之曰  
樂免之  
言不免  
也  
攝車引車逐之  
也傳云蓋用劍  
時亦通而案故  
也亦通

注四人  
夏之御  
寇商子  
游崔如  
燭庸之  
越也

軍傳擊申曹開御戎晏父戎為也貳廣上之

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啓牢成御襄罷師

狼遠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石

日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太殿燭庸

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自衛將遂伐

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

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

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

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曰將如君

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

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子姑止

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

之弑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

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屬汲郡爲二隊

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張武軍

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戍郟郟取晉邑封少水封

以爲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

少水之在也  
必水也

晏釐齊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

大夫主故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公公鉏悼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

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他日又

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乃止止不

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太

夫酒臧紇為客為上既獻已獻臧孫命北面重席

新樽絜之酒樽既新復絜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

悼子下迎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

下及旅而召公鉏通行為旅使與之齒庶子

下及旅而召公鉏通行為旅使與之齒庶子

樽本亦作尊  
人舉解於實  
旅眾相酬通至於下

之禮列在季孫失色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

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曰子無然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所位敬共文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若能孝敬

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禍甚於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

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孫惡臧孫不相季

孫愛之愛其成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羯也羯孟莊

子之庶

子之庶

文一本作父是也

使為已設燕



鐘報噩言也

不應心而得之  
則彼荷其功  
功力多也

亦衣大冠三大夫之  
喪主人坐于東方  
蓋在室戶之東  
而立也彼云坐此  
云立者以季孫  
來故立也

林註武仲、你不順於志、今見廢殺之禍、以知禍將及于悲之蓋百所感也、且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疾音陳也  
石鐘乳替之類  
或云鍼扁鵲投  
石是也

閉門謬為恐懼也

辟除道路之人也  
正屬司徒時城氏  
為司寇而借之者  
蓋兼掌事也

左傳卷十七

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使

氏與公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

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純云、欲且夫子之命也、擇才、故以此答之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病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愈已、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

公鉏、讎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夫、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

左傳卷十七

二

鐘報匪言也

不在此得而得之  
則彼若其言故  
功力多也

志大祀三大夫之  
喪主人坐于東方  
蓋在室之東面  
而立也彼云坐此  
云立者以季孫  
來故也

林註武仲你不順於志今見廢殺之類以知禍將及于悲之蓋百所感也且御不解而問故據理以答之此其所以為多知也

疾音陳也

左鐘乳鑿之類  
武云鍼扁鵲投  
石是也

閉門謬為恐懼也

即除道路之人也  
彼夫陸正所主陸  
正屬司徒將城氏  
為司寇而借之者  
蓋並兼掌事也

左傳卷十七

子孺子秩之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

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使

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

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

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

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

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統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常志相順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病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

生我愈已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

公鉏讎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入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

之正夫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孟甲士視作者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

左傳卷十七

二

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初臧宣叔娶于鑄

生賈及為而死鑄國濟北蛇丘縣所治繼室以其姪女子謂之

姪子為穆姜之姨子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

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

紇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紇之

罪不及不祀言有後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自請臧孫如防

食貨志云元龜為蔡

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也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勲仲宣叔敢

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

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

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故謂無辭以罪已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

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

公子遂殺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

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

得雋曰克

兩合戰也

既入而出一宿也

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

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臧

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

伯居猶與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國遂襲莒門

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

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

二子齊大夫且于隧狹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

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

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曰

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

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

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弔諸其室傳善婦人

齊侯句絕

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

林註寢廟人多鼠不即以高穴居穴

左傳卷之九

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民孫

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

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

當常念如順事怨施也在已身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帥師

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無傳

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

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

書名惡之也叔孫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

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太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

以為號故曰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在商

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

先為唐侯國于中山唐遷後為天子

名殷未季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佐言已世為興家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

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問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

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祚世不絕祀

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范宣

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時子西從鄭伯如晉言可託也

夏丁

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寓寄曰子為晉國四鄰

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

賴持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沒沒沈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

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

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為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

何沈溺於利而不能自覺也此段沈沈非無賄之患句

左傳卷十七

此段洗亮無令  
名之難句

令名如聖載  
美德而行按  
行之謂使之遠  
聞也

其大讀作債  
債債也泉不  
燒死故訓  
此總上令德

今名而言其效  
帝章雖病諸侯  
究竟不於盟主

言中把吾國卿  
家兩路解又敵

後以令德令名

動之末德言

利害引喻作結

但是君子愛人

以德處不特為

鄭國少蘇其

力也

左傳卷十七

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恕思以明恕思是令德証脚指

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母寧使人謂

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

自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賄取也言宣子說乃輕幣是

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

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

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敢不稽

首為明年鄭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無功

而還為下吳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

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

客觀之祭社因開數軍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

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秋齊侯聞

將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從遠啓彊如楚辭且乞

師辭有晉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介根

今城陽縣臨縣東北計基城是也齊會于夷儀將

以伐齊水不克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

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宇諸侯還救鄭諸侯

左傳卷十七

言幣寬指

致師致已欲  
戰之意於敵  
人也即地戰  
也

左傳卷之二十一

晉侯使張骼輔蹇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

也鄭人卜宛射大吉射大鄭子大叔戒之曰大國

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無有衆

寡其上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二子在幅坐射犬于

外二子張幣輔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

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皆取

胄於橐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

林註皆下三人下車  
二子進皆起  
馳驅入壘過情  
而出故不生也

弗待而出射犬又不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再不

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

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楚子自棘澤還

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吳人為楚舟

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

共伐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使沈尹壽與師祁犁

讓之二子楚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彼告

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穀維二水之名  
王殺維維水河格  
有似於國

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  
 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  
 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  
 鍼宜咎出奔楚以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  
 有禮也賜之太路太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樂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子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然明日是將死矣不然

不在程鄭有  
非程鄭之所  
及也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下入而道也  
 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  
 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  
 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  
 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故書臣罪崔杼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  
 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之無譏釋例詳之秋八月己巳諸

侯同盟于重丘

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

公至自

會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敗衛衍失國使衛分之

一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在衛侯入夷

儀上經在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猶未服

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

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各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部以報孝伯

之師也

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

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

不在病我必速歸

何患焉其來也不寇

不為寇害

使民不嚴

欲得民心異於他

曰齊師徒歸

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

棠公

齊棠邑大夫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

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

為已取也

偃曰男女

辨姓

辨別也

今君出自丁

齊丁公崔杼之祖

臣出自桓不可

齊桓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

武子筮之遇困三三

坎下兌上

之大過三三

吳下兌上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

史皆曰吉

阿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吳故曰從風

風

隕妻不可娶也

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且其繇曰困

于石據于茨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

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為水水之險者石不可以動據于茨藜所恃

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而險者茨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無所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死其將至

妻其可得見邪今上昏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爨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爨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

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因

怒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

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

乃為崔子問公何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

子朝于齊且于役在二十三年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

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侍人賈舉止

眾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與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還

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

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振有淫者不知二命

夜行盜賊手有  
所擊手故以干  
振行夜官  
名也既夜在  
命則是以三公  
命則是以三公  
前百財公不  
中故傳言其  
事而云又

干振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  
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

僕墜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

於高唐高唐有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弁

祭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祭免

祭宰之妻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酸蔑于平陰酸蔑平陰大夫公

難非國士故其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

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眾曰

人臣以君為師

君既死矣何者

是偏地也

堂言二實語病

心爾卦口實

食也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口實也也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死

安歸言安可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

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故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若為

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

無為當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將用死亡

歸門啓而入枕屍股而哭以公屍與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舍置

已不得而與焉  
既不必死不必亡

亦將用何者以  
為歸也與上文

獨言君君罪  
三句呼應而訂

賦守義之意  
則見言外

抄微也即微  
以為智之微

商莊公注見我  
若論食其祿者

死其事未嘗是  
晏子揭出社稷

是也陳靈少商之  
朝晏子肯以是

自處乎此第言  
不死不亡而已則

君臣大義又似平  
淡不關情故忙

一有一語曰君死  
安得以嗣也非私

既而君臣不義  
固自存也此等見

解字古未註括破  
唯仁精義熟者

不能如速微末  
又言人有君就之

其意謂莊公雖  
失德而雀子就

君之罪總不能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年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

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所不

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子抄答易其離因自歆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

與景公盟亂未去故復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律子殺之其

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嗣續也并前有三入死其弟又書乃舍

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傳言齊有直史崔行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

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

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

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

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

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

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

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

左傳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習者有扇之類  
以才為之衣以  
白布畫畫雲氣  
柄長五尺車  
行人持而從  
既定樹于墻  
中下車或  
車蓋蓋黃黑  
良車也非  
是六禮備外  
軍陳若雀  
先華用可  
兵是也  
不當亡自有黨  
當亡者在隱  
射者雀于身上  
非把前言宜述  
一遍也至其盟  
國人處後提出

忠君利社稷  
試問雀度果其  
人字是明自言  
不與雀度矣不  
尤不隨雀度亂世  
者無如思子  
也曰雀候得國  
財望以此鹿  
與齊也

人姓因名里死十三  
日便葬不待五月  
**四嬰**喪車之飾**不蹕**蹕止**下**

車七乘不以兵甲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晉**

侯濟自泮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

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使

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通諸侯男

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祀之器自六

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十帥武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百官正長羣有司及處

守者皆有賂皆以男女為賂晉侯許之晉侯受賂

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公使子服惠伯

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將使衛與

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

木刑刑除也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

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

太子偃師奔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曰

將巡城不欲載遇賈獲賈獲陳載其母妻下之

推社示國也  
也社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社主也

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與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

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

而纍以待於朝。以待命子展執繫而見。見陳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子美入數俘而

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

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

同盟。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

以待諸侯。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

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遠于馮卒，屈建為令尹，

屈建，子木屈蕩為莫敖。代屈建宣十二年邲之役楚有

木伐之，及離城。離城舒鳩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

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人

左傳 卷十七

不及子木與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于疆曰久

將整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整隘慮水雨請以其私卒

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我克則進奔則亦

視之視其形勢而救助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

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簡師會之吳

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

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為下自夷儀與鄭

子產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

朝服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

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

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

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甥桓公之

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事在魯桓五年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

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伉桓公蔡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

因就定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故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

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

一年陳夏徵舒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

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

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

未獲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

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大姬序

大姬之靈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

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

之命唯罪所托各致其辟辟誅也且昔天子之地一

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今大國多

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

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桓王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

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

莊伯不能詰士莊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

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

大室曰戎服輔王是鄭士之時也平文獻捷後授之鄭文子鄭使戎服者不廢王命故也

樞戶樞也，樞者  
牙之發或中或  
否，皆言言詔  
之有以不辰子  
傳，句出擊子辭

伐以仲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猶

也成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

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楚蔣掩為司馬為子馮子木使庀賦治數甲兵

甲午蔣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

鳩數澤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辨京陵辨別也絕

高曰京大阜曰陵別表淳鹵淳鹵地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數疆

澆疆界有流澆者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町原

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牧隰臯隰臯水

為芻牧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

夫九夫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賦車籍馬籍疏

既成以授于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

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門于巢攻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我獲

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

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蔣掩往年楚子

將伐舒鳩

將伐舒鳩

薦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

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

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

明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

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畦畦有次其過鮮矣衛獻

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

聞之太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

謂甯子必身受禍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

思其終也思使終思其復也思其可書曰慎始而

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

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

喜九世也

春秋左傳卷十七

春秋左傳卷十八

襄公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

年夷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

不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

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希雖未居位林甫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

侯衎復歸于衛

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傳無美例

夏晉侯使荀吳

來聘

吳荀偃子

公會晉侯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會卿

左傳

卷十八

二下皮市會可賣

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晉人執衛甯喜八

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

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東儀歲之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御進也。言二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

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成晉國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子負道三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

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秦人救之平公

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

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一子不心競為忠而撫劍拂衣。不務德而爭

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衛獻公使

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敬妣強命之。敬妣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

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

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

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其在。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不

得

命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夫大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天下

誰畜之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

悼子甯喜也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遂

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若不巳死

無日矣也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

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曰雖然

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孫文子

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

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刺言書曰甯喜弑其

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孫林父以

戚如晉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

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言今當怒者故怒也

也。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唯甲午衛侯入書

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國之所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

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公

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

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

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

縶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

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

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闕出公使止之。傳言

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晉成

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

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遂從

衛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雍鉏孫

復愬于晉。為下晉討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二

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

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賜子產次

曹人詢林父為厲林父以高  
衛師敗之圍  
殖綽伐茅氏  
殺晉成三百人  
殖綽齊  
孫蒯追之  
弗敢擊文子  
曰厲之不如  
厲惡也  
遂從  
衛師敗之  
圍蒯感父  
言更還  
雍鉏獲  
殖綽  
殖綽孫  
復愬于晉  
為下晉  
討鄭伯  
賞入陳  
之功入  
陳在二  
月甲寅  
朔享子  
展賜之  
先路三  
命之服  
先路次  
路皆王  
所賜  
先入邑  
以路及  
命服為  
邑賜子  
產次

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任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一

子產為卿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賞禮以禮見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

受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

有備而還雩婁今屬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

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

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犂正

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

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上其手曰夫

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抽戈逐王

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印董父鄭大夫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

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請董父必不為得

秦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故謂秦不爾若曰拜君之勤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如辭

此董父可得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六月公會晉趙武宋

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

城取田六十井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侯向戌不書後

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於是衛侯會之終

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衛侯如

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

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

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子相齊

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

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

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起

各不自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

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

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

為林父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

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

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御剛馬子展賦將

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有罪而眾人猶謂晉為臣執君晉侯

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

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子孔三族已亡子

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

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長

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弃也而

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

順太子痤美而復貌美而心很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惠牆伊戾名秋

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巳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也

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

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  
 其外莫共其內伊房為大子內師臣請往也遣之至  
 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而騁告公騁馳也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  
 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奔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使佐失期過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  
 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  
 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  
 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鄭伯歸  
 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  
 不免於戾言自懼失敬於大國而得罪使夏謝不敏夏各子君子  
 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  
 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

子孫祖父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

出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

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

荆生地共議歸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

戌將平晉楚平在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林晉實用之

言楚亡臣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

人則國從之從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

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

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暇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

則飭賜飭餼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勤賞也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

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

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

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

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

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

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

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

之父兄謂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雍子

奔晉晉人與之鄙鄙晉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丘蒐乘簡擇蒐閱

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歸者

不南朝于楚  
此言是也  
是理也

行列也  
後于國列之

陳前使楚曰  
見之而使之  
子繁定之  
有宋公之  
命

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

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子反與子

靈爭夏姬子靈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子

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

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棘駕

為也事見成若敖之亂伯貴之子賁皇奔晉晉人

與之苗若敖亂在宣以為謀主鄢陵之役在成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道矣苗賁皇曰楚師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若塞井夷竈

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

中行二郤必克二樂書時

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今此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子

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

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亦不以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叔向能舉為意。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鄭，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為

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也。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之性，彘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彘，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彘勇貪名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汜，城下。涉汝水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

失政也傳言晉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

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各

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王

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言周衰諸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

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襲衛羊角取

之今廩丘縣所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有大雨

自其實入實開介于其庫人高魚庫以登其城

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取邑于宋於是范

先會大意不迷其所也

諸侯有盟則當使之

還其地之

音也

烏餘既歸

焉則其所

取者晉之有也故曰之命

宣子卒宣子范句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

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

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

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晉梁帶能晉大夫能無

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夏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秦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



私屬皆不與盟未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  
經唯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  
于晉會常在衛上孔與  
非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弒

衛侯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衛侯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之弟鱣出奔晉而復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

前信且不能友于賢躬使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

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

命貶之釋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論之備矣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

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  
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

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餘具車徒

以受封烏餘以地來烏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

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之

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

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叔孫曰

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

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邶風曰相

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衛甯喜專公

為已言其闇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惠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

祇成惡名止也祇通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

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皆死

孫氏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

于宋為明年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石惡奔傳謂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

此止人為惡也  
勸之何以為  
正節子

也  
石惡奔傳  
謂子鮮曰

也  
石惡奔傳  
謂子鮮曰

也  
石惡奔傳  
謂子鮮曰

也  
石惡奔傳  
謂子鮮曰

也  
石惡奔傳  
謂子鮮曰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

難乎難以治國且縛實使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

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

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

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仕公喪之如稅

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縗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愬子鮮故特為此服此

服無月數而獻公

尋薨故言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

按臣六十。言臣之分當得六十。中言百邑。大夫之家。邑有百。亦在百之內。言邑者。以百一乘之。邑。一乘。各邑。書。傳。無。文。故。引。千。室。十。室。明。邑。也。且。六。十。通。於。邑。也。

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

室。又。云。十。室。明。通。稱。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

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

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

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良。之。名。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蠹。蠹。害。物。之。蟲。小國之大畜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

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弗。許。楚。將。許。之。以。召。弭。今。不。可。不。許。

諸侯欲弭兵。身民。或有不許之。若民之。必攜武也。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

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

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

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

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從武至者謂  
晉侯命也

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

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有相朝見

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

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駟詢諸王

駟傳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

也

經所以不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

是夜也趙

孟及子皙盟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

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晉楚各處其

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荀盈

曰楚氛甚惡懼難

也言楚有

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

為上故晉營在東有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

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

一筆回也  
不殺墨也

盟  
左傳

左傳

卷十八

十一

定也。敬重其  
身。用此者  
定也。信亡則  
志必失矣。志  
以必死。必死  
則人必不信。  
猶高不可況國  
卿也不信之。  
足踏其死。言  
亦無生。言  
則地死不。言  
三二死。死而  
猶云。有。不。亡。不。病。不。待。二。病。而。強。死。也。

夫者常也  
想。楚之之情。  
及是。言。

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

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待志焉焉用有信大宰

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

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

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子為明年子木死

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斃盡也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

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

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宋為地主致死宋為地主致死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

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獨晉

取信故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

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

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

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

紅孫。雖內。亦  
直公命。其  
從命。如以。則  
存君之。情。深  
之。

盟法。大國制  
其言。小國戶  
具事。小國盟  
非爭主。備  
而叔向。以此  
以勸之。耳。林  
楚。向。國。經。曰  
之。細。事。不。示  
可。從。其。請。  
若。從。其。請。為。任。一。皆。之。細。事。亦。可。以。名。事。亦。楚。完。自。同。於。小。國。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蒙大順以

顯弱命之君而遂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

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

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無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

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亦可

乎。楚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下坐所尊故季孫飲大

夫酒。賦。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近在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上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

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交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

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

左傳 卷之九 十九

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泣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

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

從二子石甲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

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

善哉民之主也在正不忘降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

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

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

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

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趙孟

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公孫

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趙孟曰匪交匪

匪交匪有禮文故能受天之醜趙孟曰匪交匪

青  
中  
伯  
封

却  
願  
獨

匪  
交  
匪  
交

宋書文  
微服則我  
宋書文  
宋書文

捨魚也  
一豕故為

不及五稔蓋  
古語見傳  
好樂則時樂  
以安民也其  
使民也又不  
淫以使之民  
皆安之

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  
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祭

言誣則鄭伯  
未有其實趙

孟倡賦詩以自寵故  
言公怨之以為實祭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叔

向曰然已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也為稔年

三十年鄭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

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  
我心則降

印氏其次也樂

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  
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

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  
功加厚賞

材詩云作視向或以賞也梅呂聘聖王有有義兵無僇兵僇言之若水公也恐若

故謙言免  
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

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

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  
水火

土民立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

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

謂湯武

亂人以廢

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

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

削賞左

左師辭

言之術者德記  
等之文與存明  
之道驕而虛等  
是也後之自之  
道也畏兵則  
興不田則則  
亡與云由兵而  
向成以為不須

左傳卷之

二



用兵是証也。  
以証人之道。種  
諸侯也。故元  
作陪也。言色  
書之也。子四  
少則其字。又  
之於地。  
美表也。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穿左師曰我將亡夫子拯我

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乎樂喜子罕也善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

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

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

之疾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南

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怒

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

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

謂崔慶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癸慶封屬大夫

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為崔所殺崔之薄慶之厚

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疆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

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

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國人駕寺人御而出國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

身者身事也

恐及子孫也  
禍及吾身一人  
可也

家。象家也。  
崔氏。在慶  
討。亦。在慶  
行。亦。在慶  
之。亦。在慶

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恐滅家禍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慶一也言如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

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

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

家其妻縊郭姜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嬖為

至則無歸矣乃縊終不入於其宮崔明夜辟諸大

墓開先人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楚遠

罷如晉泣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向

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

崔氏之亂在二十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

莊公為齊莊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

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

夏衛石惡出奔晉寤喜之黨邾子來

冰為災而書書名惡之

左傳卷之二十一

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各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十有一月公如

楚為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

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

魯木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

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

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

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蛇乘龍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玄

木星本位在東方青龍之宿也歲星亦以龍行也而歲星在亥也歲星福應也今在亥也乘勢屈是不三宿于虛也

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龍宋鄭之星

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

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

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

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

今齊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以宋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而後薦賄以副已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

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

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

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

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

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

也廷往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

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

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僑聞之如

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孟孝伯如晉告將

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鄭

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

辱君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

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

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

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

言。河大也。豈  
得。預。楚。國。之  
政。令。乎。而。也。  
秋。章。十。行。為  
君。不。行。也。  
非。盟。載。言。  
而。失。信。則。諸  
侯。不。信。也。  
楚。之。不。利。也。  
上。國。惟。楚。不  
利。也。  
自。傳。也。

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

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

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

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

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三三三震下坤之

頤三三三震下艮上頤復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

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其楚子之謂乎欲復

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願謂欲得鄭朝而弃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

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

也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

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禘竈鄭歲弃其次

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

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

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大鶉尾周楚之

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夫梓慎則曰

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

惟人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外僕掌大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

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

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

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

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解

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白解請其不足行其

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

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

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

酒內實實物妻妾也移而居斃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

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

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

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余獨焉辟之賦

宿寢寢室也

釋平之公膳謂

公家供御大

夫之常膳

林註供御大夫

每日之膳別

用雙雞知之

其意也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若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

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巳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

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膳食饗人竊更之以

鴛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

告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日譬之如禽獸吾寢處

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

仲日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

或子既言也

有盟可也子家日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

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日人各有以事君非佐

之所能也佐子車各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字日禍將

作矣吾其何得對日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

此木積於文子日可慎守也巳善其不志於貨賂盧蒲癸

王何上攻慶氏示子之兆兆龜兆日或上攻讎敢獻其

兆子之日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講日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上之季慶封示之兆日死奉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

林註克得馬也

左傳卷八

嗣聞之之嗣慶封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

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陳無宇

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盧蒲姜謂癸曰

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癸告之告欲殺

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

麻嬰為尸為祭慶巢為上獻上獻先盧蒲癸王何

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圍

人為優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而

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各優在樂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樂于雅高子尾子尾抽桷擊

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

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臺臺屋以俎

壺投殺入而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陳須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

於外難

為優以誘其

桷也

蔓者棟也



子陳記法  
歸亡

甚苦語

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

反陳于嶽嶽里各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光鑑形也展莊叔見之魯大夫曰車甚澤人

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

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樂工

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

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

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

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癸巳

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崔氏之

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遠在燕賈在句瀆之

丘在襄十五年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

焉反還也與晏子邾殿其鄙六十邾殿齊別都以邾殿邊鄙六十邑與

晏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殿乃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邾

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

若奪而  
在外國  
一邑亦  
不可得  
而宰制

拱壁。拱者。台。手。也。

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猶黜也。

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

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

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

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

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二月

戊戌朔。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

乙亥。誤。崔杼尸邊。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

皆知。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

楚。公過鄭。鄭伯不在。楚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

榮陽宛陵縣。西有黃水。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

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

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

阿。言薄。行潦之蘋藻。言賤。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

為之備具行

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宇使服蘭敬可

奔平。為三十年鄭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

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子服惠

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

違其後也。違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

者忠也。成伯榮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

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

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楚屈建卒趙文子

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甲之隙不王人來告

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此

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

左傳卷十八

三十一

